

祖徕集稿

廿五



書牘

五十五
州楊公

嚮承見招。忝溫舊盟。情禮之勢。肝鬲為吐。在

閣下。則平仲善交。可謂復見於今日也。在不佞則狂
奴故態。不啻貽笑於當年也。辟諸美玉之與石。其品
固定。而堅之性。迺皆弗渝矣。是它山之所以取於頑
質也邪。夫不佞作跑之士。本非世君子類中物。始蒙
吹噓。毛翼頓生。亦嘗感

閣下之為曹休生矣。一行作吏。游道益塞。盖非世君
子之絕我也。而我之絕世君子也。賴有天幸。遭逢
鼎革。縹緲雖存。樊籠忽脫。不佞之所以強顏復出。消

丘

跑

核

○

推市中者為故吾尚在也。但以摧抑之餘，六翮皆斃，不鳴不蜚，五過三年，是豈有所能復為乎？獨塊然自信，已何意。

閣下依然比諸席上珍也。歸後茫然，莫知取措。茲因瀧生往，聊布衷悃。渠亦不佞所為同病相憐者也。伏乞愷之，不宣。

再圖樞赴躬，謝殷懃，特以不佞嬾甚，叔夜病類士安種、不堪僕。非長此自岡山二生素所諳知，而乃汪洋千頃，必見涵怨也。昨承緒論，深譽遠志，大雅君子之道，文章不朽之業，則知謬垂延接，不棄管蒯者，意亦在此焉。向因下問，頗見愚衷，其所未罄，附具是矣。蓋讀書之與修辭，其原相為流通，其用判然彼此。一則有如貨殖，日積其富；一則辟諸橐籥，愈動不屈。是以子產博物，唯資潤色；莊周絕學，乃擅神奇。自古如斯，厥後皆爾。應對記述，官殊其掌；儒林文苑，史不同傳。何則？下

業攸分也。而足下獨

嗜扶策不

為未彼所欲綠木求魚誠

不虛耳大氏天下之事在習斯成不為何遂習此、
熟為彼、通故厚積薄發實為救弊格言思隨筆生、
迥是摘藻真境天札忽發人賴自從心匠所運物材
唯取雖然豈謂不持寸鐵空拳無敵亦曰何必讀破
萬卷下筆有神要之水陸並進犄角功易讀作雙修
靜資深但為足下謙冲秉性自視歛然矜持太深
欲發輒輟遂致典籍之淵既涉九重述作之林未攀
一枝豈不惜乎不佞忝交雖淺執契是深妄獻狂瞽
敢擬切磋伏惟蒐納時下溥濕起居福祉不佞

倚

與井可觀先生書

久飲令問，淹想雅型。豈料寵招，忽辱盛款。佳茗美肴，
品而適，微言善譴，往乎出，散帙賞心，引杯成趣。
傾蓋如故，庸何加旃。况值梅雨乍輟，槐夏尚淺，庭柯
蔥蒨，借涼軒楹，龍禽嚶鳴，侑歌尊俎，盈坐穆風，餘清
在袂。歸途淡月，遙標照人，興之至此，感曷能戢，理當

與池一峰

嚮者使印村二敢煩郢介玄上人陸續携至圭瑁忽
合悅獲驪珠而後僕之喜可知矣審眎刀法章法字
法具究精妙愧所奉_并言迺有未悉之祇海內無兩
自說不失言耳又奉印譜近入

乙夜御覽不意蠅附千里深托洪庇因知翁所_為寵靈
不啻毛楮輩與有輝光而已理當面謝会有薪憂荏
苒不果日復一日迫臘參半此因上人過訪聊附致
訊時下沍烈千万自鑒嗣族改歲載陽乃謀負荊以
鳴魯臯之罪不備丹侯章未至彼人好字非尋常貴

人態深祈翁以為意即於僕如再捧天球矣

機

○

又

是日玄上人袖印二來謂曰向者丹侯所丐池老人
 所鑄者也循而眎焉粲然如髮眴然如畫厥美也美
 似余向所獲者矣向者余業已以丹侯之命致諸老
 人而後迺聞諸或人之言老人未嘗為侯伯大夫有
 誥爵者而鑄其^用後所繫者是蓋慕文衡山氏之義
 也而有加焉^{予於是乎}益高老人之義予於是事內自愧慙以
 謂其為予匪人哉雖然丹侯不以有所挾而交予者
 也上人其以此意而傳焉邪予豈以其有爵官而為
 之丐焉哉況上人紹介之乎以是自慰焉又以是而

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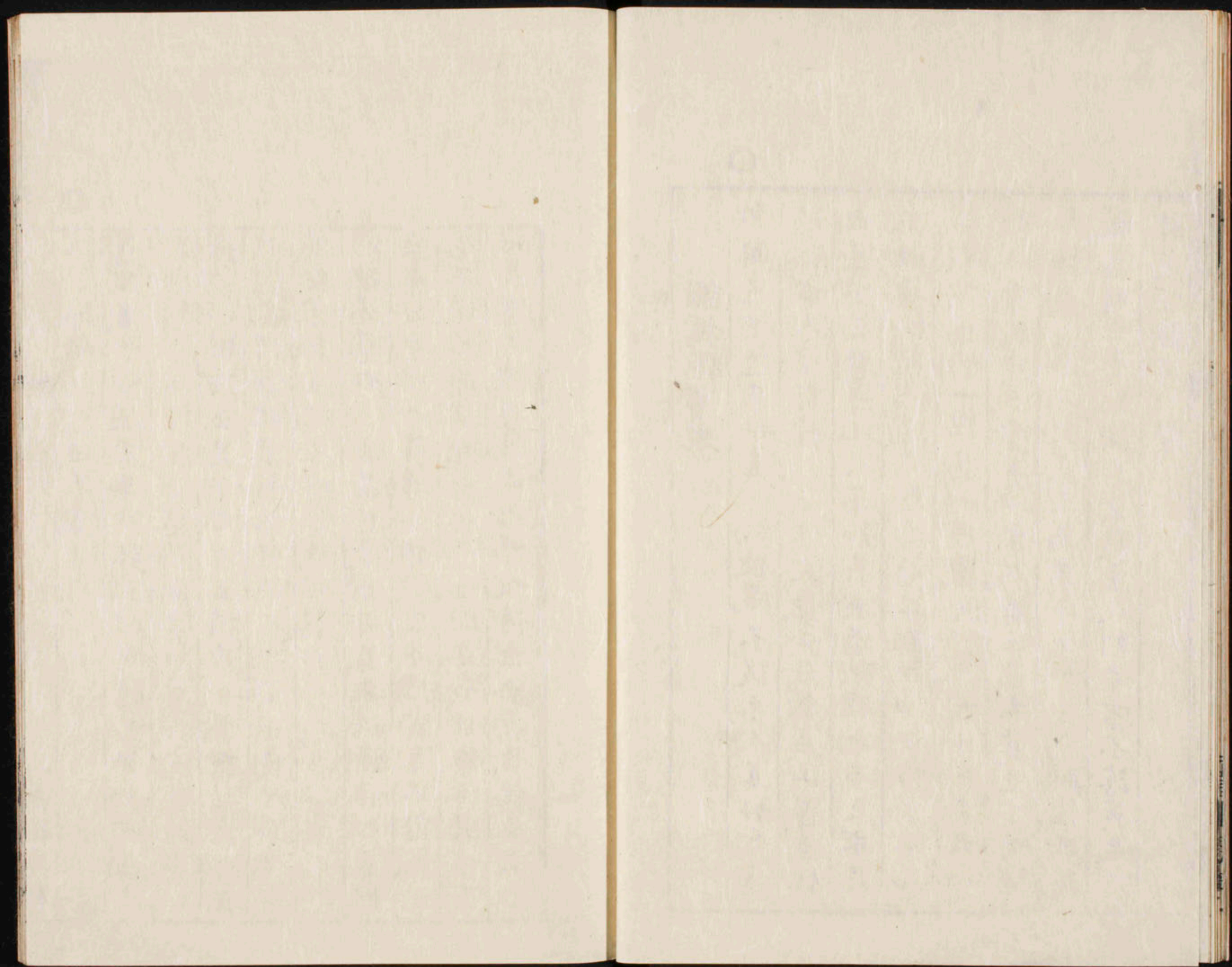
旦夕望其破格冒為丐及今獲眎其成也予喜而後
 可知耳丹侯方在國明日謹致諸其郎則丹侯之喜
 亦^{可知耳}大夫急迺致諸國亦^{可知耳}知事宜翅喜獲其所鑄之
 美而已哉亦喜其不以貴人而視之也予亦喜其不
 以為貴人之徒也記春月訪老人市中而值其不在
 悵^也然^也以予之多疾而不獲旦夕繼見也聊述
 予之以喜者以謝之其所不能悉者則上人道之耳
 時霖雨未已溽暑病人万^惟自重不倫

以在

惟

謝樗僊

向聞足下近來好畫。訖便壞。不復示人。真好哉。真好哉。古人唯有龍門子。作文章。必欲藏名山。還造化也。足下之還造化久矣。知其與造化徒也。予之求足下此耳。欣然見。可謂不唯子期知伯牙。伯牙亦知子期。開幅竹一。蘭一。瀟灑三徑。九畹中物矣。大抵時工筆。胸中未嘗著丘壑。何有三爻哉。覺足下樗僊之號不虛耳。五大夫久為炙手之勢。憂色嗣後或獲還舊時之青。敬謝三爻。獲主人則亦當不落莫。是乃俟足下謝耳。一粲。



機

答崎陽田邊生書

舊臘書。今者從石生所致之披。馬情羨懇惻。映徹乎行墨。詞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至此。不知病拙以何得之足下。心所未。詩若干首。想皆高先生所刪定。何容於言哉。雖然。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垂念之至此。又何容於默哉。因一二。吾堂季詩法。以酬來意。料亦無益於吾。覺外耳。夫詩情語也。喜怒哀樂。爵乎中。而發乎外。雖累百千語。其氣不能平。於是不得已而咨嗟之。咏嘆之。歌乎口。舞乎手。片言隻語。其氣乃洩。吾情可以暢。故詩之至長者。總與文之

黨

至短者相抵。而二者並行于古今。何莫有優劣。漢代兩司馬。唐工部。昌黎。互有偏長。而各不相下。是無它故也。詩情語也。文意語也。所主殊也。詩原三百篇。三百篇首風。首關雎。而其所言不過夫嬖。相相思相慕之情。別無若干意思。曲折辟如春風吹物。草木燁然著花。方是時。黃鳥之聲。嚶嚶。雖極粗俗人。莫有不愛聽之者。而細繹其嚶嚶之聲。又何有統多巧妙之意。可說可言者哉。乃至鸚鵡猩。則語。有意聲。有象。然終不能勝嚶嚶之聲。而上之心。此詩之所以主情而不與文章同科者。尔六朝至唐。皆其流風。獨

宋時李何大憚人、皆尚聰明以自高、因厭主情者之似癡、遂更為伶俐語、雖詩實文也。蘇公輩為其魁首、餘波所及、明袁中郎、錢蒙叟以之。胡元瑞所謂詩之衰、莫衰乎宋者是也。是又無它故也。主意故也。今觀此方之詩、多類宋者、亦主意故也。夫以和訓讀書、所流雖中華書、必顛倒其上下、以從和語、寃是和語。夫和與華、同在意而異在語、故以和訓讀書、唯得其意、不得其語、昧者則見以為語載意、得而語從、殊不知均一意也。而有古今雅俗種、語其於詩亦然。均一意也。而有三百篇語、有漢魏六朝語、初盛中晚

唐宋元是語、以代異也。古風近體律絕長短五七言、是語以體異也。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之不能盡夫詩也。審矣。且夫情唯喜怒哀樂愛惡欲、而意之曲折萬變、然意之曲折萬變、可言而盡、無復餘蘊、至於情、其名雖七、而態度種、不可言而盡、唯語之氣格風調、色澤神理、庶幾可以發而出之。以此觀之、得意而不得語者、之不能盡夫情也。亦審矣。故予斷以為奪詩之法、必主情而求之語、是已。此方之人、得意而不得語、其於唐詩也、茫不見趣、於宋詩也、愈覺有味、不亦宜乎。今觀足下詩、亦多類宋者。維高先生詩

中

亦尔。夫能解綺華語者，宜莫崎陽若焉。則何至於以和訓而讀之哉？吾聞之高先生季原，佛獨立、獨立禪。禪家偈頌語錄，皆出宋世。淵源所自，意或以此。足下若以蘇黃勝李杜，宋勝唐則已，不則李唐李杜之道，乃是已。足下能以三千里之遠，一面之素，而寄詩相示，情義懇惻，映徹乎行墨間，則其意若不足一先生之言者，故以此告之。孔子曰：後生可畏，足下其勗諸，不備。六月十五日。

與仇子嚴

不佞茂卿，自少小修文章之業，慨然有志乎復古。於是昭曠遠覽乎千歲，唯明李于鱗先生、王元美先生，則殆庶乎哉！迺日夜心儀其所撰述，以至於想見其為人，何如乎？采何所似也？精思所至，恍乎時或一交臂而倏失之，忽忽乎若有所喪焉。因謂：今距二先生世，僅將過百年，海內之廣，豈莫有所謂心畫者邪？安所從得其碎錦片玉者，以艱然相對于几案間，旦暮而遇其人哉？而不可得已。客歲富春山人寄示鳳洲臨跡，猶尔葉公之好哉！山人止言魯有真者，而不謂

其為足下也。心甚意欲之。暨乎朴上人來訪。譚松島之勝。以撩我思。而我不能往。則房及足下妙乎丹青伎也。又妄意欲足下一借其出者。以卧吾之游焉。而又不_可得已。會春月。鄙壽徵詩。山人書中。偶_尔及之。亦自鳴我心耳。豈必得之乎。本月二日。忽接貴宗人致足下書。敝廬破緘讀之。亡論其辭義。兼聲皆肝鬲語也。果然乎。吾游可臥真龍。碎至。譬如自天錯愕。莫措徐而察之。足下之割其愛也。不佞何德之修。以得此于足下哉。加之壽詩一章。宛然大雅之風。土物簞之坐享遠方之味。甚盛惠矣。乃足下與山人相善。而

推山人之愛于不佞者。可謂君子之義哉。不佞雖僻情乎。亦何敢辭。敬裁四絕。以答徽音。併布區區之忱。忱不可盡矣。惜尺牘之垂盡也。臨風長吁。永矢弗諼。葉五臺一軸附上。聊供足下風流之賞。非酬也。餘心照不_備。

又答任客書

香師至得足下書審足下所以善眠食者狀足慰遠懷不佞希_希也依舊_希祖日々為二三少年所黜搗絲弄竹_希閑笑過日時憶所以与足下約也迺見_希率_希集中廢遂已忽承見責愧汗殊甚必當興意勉強償食_言之債足下其斯須之哉詩一首奉贈不備

又

頻承書諭不時相報深可愧汗矣香上人書來亦及足下健食之狀堪慰遙懷不佞近歲漸衰不及與足下相見時也且賴酒力消遣則去秋患咯血殆死偶有幸獲神鑒以愈後比前時體中稍佳然怯酒不復飲以故精神轉萎蒲已詩選一事嚮已與足下相約爾後時頗留意商確然其中有一二不易旌者是以數歲未成耳伏冀勿怪壺碑日前與滕廣澤話及足下事渠亦莫間必當上梓以酬足下好古之志也豐侯豫侯墨蹟各一紙奉上豐侯矜持不妄書近懇其

侍史所得是已。豫侯則足下未嘗乞，然其人善詩善文，書亦道上，好客下士，原嘗不啻也。求諸開國來諸侯中所無，則亦開闢來所無，可謂今子建矣。足下其實諸餘未既。

又

朴道上人西歸時承惠書，過而上人不見過，為之悵然。及夏又附書香老筒中，以疾而不即報矣。疾今稍愈，魯人之所以自平卑，豈翅魯之罪哉？不佞因疾而知衰，乃力疾著書，因是而又樂以忘憂。詳諸富春書中，足下亦非外人，宜就叟而觀之，慎勿語之外人哉。不佞又選唐後詩、漢後文若干卷，其唐後詩、庾集、辛集，既付剡剡，嚮與足下所謀畫者，嗣當寫呈足下。其紙筆以族之，其淹五六年，亦曰魯人之舉耳。若壺碑，廣澤任其功，不佞乃得稅駕，遂不受足下。

督責可謂幸已。仙島之勝，足下每口之不置，如不佞
神飛何？不佞為司空之令所驅，移居西郊，去爽塏而
就湫隘，亦不能詩酒高會，絲竹鳴。若曩日矣。然幽
僻可人意，愈益想仙島之勝，已不備。

復
默軒松君題

茲接尺一，兼貺詩章，獎譽過當，深可悚愧。緬惟足下
韜略名家，早藉雄藩，是自海南明珠價高，連城其非
燕石所能伍者可知已。不佞老廢，不能修禮樽俎，切
恐相齟齬之議，貽累弊邦，是以一切謝絕賓客，養病郭
外。世之所皆知也。祇一二同志者，不無慕羶，迺其堪
教，惜相視而共抱苦竹林中，醉後嗚嗚之聲。時聞於
外，遂致世君子謬謂可與共交焉者，是足下之所以
見求邪？雖然，草木之區，臭味自殊，豈可以勉強為乎？
亦不思之甚也。時值寒甚，手顫，嬾于削牘，荏苒逾月。

轉增罪戾併祈高明恕之不備

接

復松崎生

接書審平安曷勝欣然承喻貴邑某寺設有八
景乃欲命不佞為記忝蒙不鄙屬以文筆之役此誠
盛事也不佞僻情一病夫奈近年人傳浮譽多以文
章相推而其一二可黽勉從事者間或有之然至於
紀勝一事槩不奉命何者山川草木各以地殊苟不
足踴其境眼熟其勝烏能勝任愉快乎若或漫然剿
襲古語敷衍成篇是世俗常套語無係著浮游不定
此記可以為彼序換其頭革其面那甲移乙唯言所
欲千篇雷同齊出一轍不佞所甚厭是其由也然人

清

殊學術世之習宋文者或以為當然則不佞所不知也祇伺諸不佞譬則投獸湖海求其浮泳投之雲霄欲其飛翔何異也獸之不能不食鳥臭伏乞請足下它求可也餘期面晤一照鑒

奉復

國事

復三浦君書

嚮因書肆人寄示劄記一紙時偶乘醉傍注數語既而醒矣深恐觸忤高明也何意不以為過惠以華緘辭語懇、謙冲自愛雖未接儀型而足以見其所蘊已不佞世故業醫而於醫實無所得故更事筆硯而今言醫寧能免大方馮婦之誚哉且隨筆一書本出一時遺與絕無意于問世誤落剗剗之手廣布海內高明君子若足下者競起相尤海內固當滔、不佞亦何怪之但人各有見我以我所見足下以足下所

見各執所見則何能一也。若或足下有意乎不佞則當就不佞問之。不佞有意乎足下則亦當就足下問之。今則不然。徒以書牘相挑。是好爭也。夫好爭者君子不為也。不佞始未嘗知有足下。而觀足下所言皆汪機張介賓等常言。無足怪者。不佞雖固陋亦嘗一二涉。自是不佞無意乎足下者審矣。獨怪足下之書似有意乎不佞。而徒以書牘問理。是恐非君子所為也。不佞不敢置對。且書中以大極為元氣。則足下必浸淫乎仁齋之學者。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則假使足下有意乎不佞。其說甚長。豈尺一之札所能盡。

也。且海內諸君子其學雖富。其知雖崇。而率皆未閑文字之業。顛倒錯置語。非其意。今讀足下之書。亦有一二不可解其意者存矣。段使不佞置對。足下亦當然。爾則書牘如織。何益乎學。歟。喧譁徒傷其德。禮德必及。因辱惠書。故聊布裏。自此之後。敢請金玉其音。

石
我
村

復超諸公子

不佞僻情一病夫也。未嘗諳人間事。何況未聞達於諸侯之邦乎。忽承華簡。恍如天降。重以嘉貺。帑布二端。大邦勝舉。和歌一冊。儼然呈前。而不知其所以繇來也。為之茫然莫措。問之致書者。而後始知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捧以讀之。而後始知足下者大邦貴介平生乎。亦有意於不佞者也。因思足下者大邦貴介公子也。豈有所求於不佞哉。不佞僻情一病夫也。亦豈有所求於足下哉。且君子無竟外之交。唯孔子問禮於老聃。是已。是足下亦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

已夫海內諸侯之邦莫大於大邦焉而大邦之多君子也其修先王孔子之道者何限乃不遠千里辱及不佞是足下有所求於先王孔子之道者亦可謂至已然後北向再拜以受之雖然千里亦遠矣哉不佞終莫有所裨益於足下已是雖受其貺乎不佞之心亦竟莫有所釋然已有契扇一柄華人之製也不佞藏之也久矣北嚮再拜敬獻之足下足下其以之敷揚仁風而輔大邦之化於無窮哉是亦不佞之所以有意於足下也豈以為酬之乎不佞

又

岐

再報手札捧而讀之疊、數十百言能推赤心人腹中始信足下非人間世人也已世道益衰本質皆喪獨喜大邦之人多有淳古風焉仙城之名豈不信哉而足下乃質直不飾謙虛忘已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承索下里之辭既已定交豈敢媿其陋以自掩哉祇如大邦名山大川目足所不及烏能言之乎且集中所載皆

天朝名公卿所為題咏宣容常素厠其間哉雖足下教之禮不敢奉命矣伏乞勿怪春日載陽鳥嚶其鳴野人暴背寧必無一二呻吟之聲可托諸毛穎者乎

嗣當寫讀不俗

書目

復超諸公子又

地接蓬瀛迎者當先天下人肖姑射享祥豈比人間
伏惟足下福履綏之遙枉華牋兼貺盛儀寵賚茲
多感謝不勝謹此裁答不備

復柳川內田

不佞嘗在藤豫侯坐見柵川奔潔白如雪頗似華牋
因思是必水土之美乃產尤物之既若斯其人可知
然生平寡交未能見其人必為憾也者久矣是日忽
辱呈下書捧而讀之謙恭之至趨向之盛是豈鄉者
所欲見其人者非耶大氏世儒者固守其家學敝帚
享之千金是其自是之見乃舊習所錮其陋可知倘
或自知其不足然浮夸銜世之心盛而不能自卑以
求人亦厚嗜世味汨沒流俗其不可以入于聖人之
道者矣今足下能祛二者之蔽謙恭之至潔白若斯

夫^{見推}之盛則自足下慕華風之深草木臭味
宜矣予不佞得足下書而信貴邦所產寔有其人如
足下者足以酬夙心不亦喜乎雖然凡海內之士求
交于不佞者不佞未嘗不竭其一得之愚以進焉者
是茂卿也今廣潔白之義以為足下之報請勿忽諸
夫曾子有曰江漢秋陽皜皜乎不可以尚焉者故潔
白之至但孔子為尔後世儒者誰不宗孔子然皆溺
其所習或朱或陸固守不化不佞前年所著護園隨
筆亦犹是耳則足下所以見推者豈盡能免之乎夫
六經者文也故欲學孔子者必自文章始文章之道

與仇生

辱惠書知足下旅况平安也聞從東厓氏游古云博
學無方朋竟相軋非君子之道矣况海內寧復有踰
伊氏者哉足下其勉之隨病卧辱作報草

故善為

論世為先而後六經明孔子之道可得矣古博學之
故學之道莫博若也足下其博學以識所謂古文辭
者而後潔白之義可得而廣也不尔固守其所習是
朱陸耳曷足以為孔子乎若或取諸己心以為道是
己之道耳豈古耶且三代而後雖中華亦戎狄猾之
非古中華也故徒慕中華之名者亦非也足下其思
之不佞所以報足下者止是書不盡言為之望風悵
然不備



未嘗所投何人

答島謙叔

足下處西海不佞處東海中間相距三千里真古人所謂風馬牛不及者豈不遼遠乎迺接翰札懇懇教之不知不佞有何德而辱勞遠方君子至于斯也伏讀其辭剴切深至傾心見推雖未能奉顏色承聲咳亦足以想其為人焉不佞已從竹先生游則宿學耆德恂恂乎洙泗之風哉又與其高第弟子稻君相識得其詩誦之則翩翩之才後進領袖矣若足下則亦質直好義過於人焉深山大澤龍蛇所生而今而後信乎流之為大邦哉不佞謏聞寡陋未足以動衆而

詩

得大邦君子之知。若是其盛者。可謂幸已。承喻護園
隨筆一書。不佞一時惡伊氏務張皇門庭所著。當其
時實未聞道。以今觀之。華辨傷德。勘識害道。深可惶
懣。譯釜迺村夫子教小兒號嘍語。何足以掛大方。盡
牙哉。併蒙弊喻。愧汗浹背。蓋古聖人之教。不出於西
書。禮樂四術。學者優游乎其中。務以成其德。德成而
後。所見自殊矣。豈有嘍嘍之辨乎。後儒好辯。自孟子
始。孟子書。莫非闡揚墨尊孔氏者。是其著書本旨。洎
後世。餘弊轉滋。迺以明理為儒者本務。殊不知德之
未成。理由何明也。不佞昔年亦坐是弊。心實惡黨黨。

由是立。辟諸惡影。日中走。豈不悔乎。近來唯與竹先
生及一二同志言之耳。知足下亦有意於不佞者也。
故聊布區區書。不盡言。萬惟亮察。不備。頓首。

機

與丘肥叔夫蘭岩

武夷山藏

嗟哉西土。雖以足下之賢。世為大藩毗輔。而樹風猷
於一方也。五六年。前僅得聞諸大潮師之言。私心鄉
慕焉。已亦唯風馬牛不相及矣。不佞汙。豈求欲納交
於上國名大夫。以為文苑重哉。近者因大潮師。而又
得識寂通師者。徐而伺之。乃足下之令子也。足下業
已捨其子於釋氏。弗子之。釋氏之道。父不得而子之。
則弗子之。俾其頭陀為行。鉢盂為生。徒跣千里之外。
樹下亦不三宿。而弗顧也。嗚乎。足下豈忍然父子之
愛者哉。其意謂道如是矣。是非古之能約情合道者。

魄

烏能與于斯。則愈益識足下之賢已。蓋寂通師有志
於文章之道。乃從不佞遊。觀其為人。聰慧精敏。古明
教覺範之流亞也。段使博之以典籍。假之以衣食。優
游以厭飲之。文友以切磋之。不出五年。必能成其志
者矣。乃其頭陀為行。鉢盂為生。徒跣千里之外。樹下
亦不三宿也。是何以能成其志。豈不可惜乎。釋氏之
陋者。乃謂。何以此糟魄為。夫苟以糟粕乎。則棒喝偈
頌。何殊焉。且衆生皆有挽宜。是以香嚴以香。妙音以
音。龍樹以外道。豈必一途哉。况瞿曇稱文中王。而今
之海內。獨文章寥。於釋氏何者耶。足下盡小與之。

衣食典籍之資俾周旋東都摺紳之間以成其志則
明教覺範復見於今日者豈非足下捨其子釋氏之
至願耶不佞儒者也非奉釋氏之道者也然天下之
善一矣故既聞足下之賢而信之又識寂通師之志
與村而惜之是以不顧唐突之罪千里修書於足下
者如此伏惟鑒察不備

復子華

承尺一之貺副以瓷杯二事披閱辭義懇惻深挹感
意近作若干篇足快人意始見文章二長兼之
優也伏惟足下寔富春秋苟能黽勉千秋之業亦易
易耳時下秋霖淅淅寂寥殊甚次公以促裝故亦久
不來試扣豆下所惠物鏗尔作哀玉響恐玷遂已何
日得聞足下長嘯聲意亦尔々臨風悵然不備

拓一作盤

何其

校

○

盛

機

口

答和君實

次公此來語足下不已及見其詩乃知次公不私其
黨也足下蓋海內寸哉少頃出足下書見授捧誦之
後益信之矣琢玉之喻古人不恃美質為尔足下唯
思之辱足下高義且六十老翁心急甚不欲金玉其
言伏冀足下唯思之生質之美加以學問博大高明
何_所不至不佞所願聞也不備

機

口

復谷大雅

察々乎

大雅足下茲接尺一知足下平安之狀喜慰何加
三復來美悅如握臂卽中時覺鄙吝去休焉益不堪
察々之憾已書中所言乃近觀不佞學則附錄中語
指擿二三以欲觀不佞答辭然此事不佞不欲辨何
則人各有所見何必能同所見雖異足下不能外
孝悌忠信別為道不佞亦然則均是孔門之徒也何
必爭其異同且孔子時書無定義各從其所見故
如引詩書其義處々皆殊請舉一二如於緝熙敬止

欲以

在詩止為語助辭，大學則止於至善之至也。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在詩本言上天不可法，故法文而中庸乃言至德之作，不動聲色，此類不遑枚舉，可見其無定義也。孔子時學問皆如是，故不佞謂苟能以孝悌忠信為道，何必爭其異同？且前年與足下數相見時，言談之餘，時或有所觸發，然足下不以為意，漫弗之省，是足下善於宋儒之學，心深好之，故不佞之言不入耳。其後既歷數年，足下好學益轉讀書，然所讀皆宋後書，大抵宋以後不啻經術，至於文章經濟、旁及鑿卜諸雜書，亦皆程朱流風所漫淫，故

所讀益博，理學之蔽益牢，不復自覺已不佞，則殊於此。因學古文辭，日熟古書，目不涉宋後者十有餘年，稍知有古言而不與後世之言同也。以古言讀之，宋儒之解無一合者，如彼附錄中所載，乃僅二萬分之一矣。是豈得一二傾倒以語足下，使無疑乎？要之樵子問山，渙夫答水，枘鑿不入，果何益乎？以不佞觀之，程朱亦豪傑絕倫之士，豈不敬畏，祇其解不與古言合，則非孔門之舊，別立一種宗門，不佞謂若豈能知聖人之心乎？亦豈知宋儒果非而不佞，果是乎？然吾所謂古言，推諸古書，一、昭合例，征甚明。夫宋

儒縱聖不知古言而得古聖人之心萬二無此理故
不佞終不能弃已所見以強從宋儒耳觀一足下所
引諸文皆用宋儒之辭是足下滿腔皆宋學更無
它物不佞雖辨豈能使足下了然無疑乎一足下
既以不佞為非則斥不佞之說不用是無憾矣萬一
或以為有理則伏請自今已往絕目不視宋儒書一
熟讀漢以前書則足下聰敏年尚少數年間必知
有所謂古言者夫然後宋儒之辭罅漏百出不復族
不佞之辨矣不佞所以答一足下盛意者止於是若
欲口舌爭之水火冰炭之不相入轉增紛呶耳惟一

足下亮察不備十二月二十五日

下不佞從季秋深病荏苒以至今日尚未全愈祇近
來藥餌有靈頗覺痊理且吟食精神不減平日是
無憂耳謹此附告 尤白



